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內部發行)

17153/5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1962年4月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制

定 价： 0.70元

編 輯 凡 例

一、本选輯的刊印，旨在广泛积累历史資料，特別是与本省有关的史料，并促进史料征集和撰写工作的开展。选刊的稿件，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或亲身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撰写者是从不同角度来敘述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內容可能不够完备和翔实，觀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印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选輯所选資料，主要是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凡军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社会风尚等史料，均所欢迎。来稿只要有史料价值，不拘体裁；除有关全国性的稿件选送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备选外，均可选入。

三、本选輯刊登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选輯对来稿可加以綜合、刪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浙江軍事紀要.....	項雄霄 (1)
浙江拒款保路運動的群眾鬥爭及其他.....	沈嶽民 (27)
浙江鐵路風潮中美帝的侵略野心.....	李淨通 (45)
甬曹段鐵路的沿革.....	史理齋 (52)
宁波“清黨”刑審亲歷記.....	庄禹梅 (57)
長興“清黨”前後的一段經歷.....	趙得三 (69)
北伐前後浙江國民黨活動的點滴回憶.....	江天一 (73)
張人傑與浙江“清黨”二三事.....	溫延齡 (76)

短 稿 汇 集

杭州“清黨”前夕印象記.....	董介如 (80)
宁波“清黨”見聞.....	金鑑庠 (81)
查人伟被捕經過.....	韓鏡依 (83)
浙江改組派鱗爪.....	董介如 (85)
七七碑和汪逆象.....	宋崇厚 (87)
無名氏罵賊詩.....	宋崇厚 (88)
我所知道的朱家驛.....	杜伟 (89)
阮毅成學步朱家驛.....	郭子韶 (100)
鄭文禮與浙江旧司法界.....	金沛仁 (105)
魯潔平在浙江.....	左佩 (117)
蔣介石與幫會的關係.....	項雄霄 (123)
蔣介石在奉化拚湊選票內幕.....	毛翼虎 (126)

《东南日报》、《正报》和前《浙江日报》	
簡述.....	郭子韶 (129)
宁波《四明日報》始末.....	烏一蝶 (145)
《浙東公報》.....	卢国翰 (149)
浙江紫阳书院簡述.....	孙孟晉 (150)
在一次“抗日談判”的會議上.....	张达生 (156)
抗战期間浙江省政的几点見聞.....	于 龙 (160)
八年渝陷話杭县.....	何祖培 (172)
紹興渝陷見聞.....	曾壽昌 (186)
征稿簡約.....	(193)

浙江軍事紀要

(从清末起至北伐軍入浙止)

項 雄 霄

甲、浙江的軍事學校

清代的軍制，經過甲午一戰，其弱點暴露無遺。當時有識之士就有練兵圖強的倡議。至庚子遭受八國聯軍之禍，清廷始授權袁世凱創練新軍，各省亦先後仿效。浙江于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開始改革軍制，因為那時將弁不足，所以先辦學校，培養干部。隨着陸續畢業的人數而漸次增編新軍建制。

浙江最早創辦的軍事學校有武備學堂、弁目學堂、炮工學堂、陸軍小學、士官研究所、講武堂等；其後又有軍學補習所、測量學校、憲兵教練所、軍醫、兽医養成所、無線電信訓練班及軍官教育團等。此外還選送學生至保定軍校、北京軍醫、軍需、陸大及資送日本去學習軍事。茲將本省所辦各種軍事學校的歷史概況分述于下：

一 武備學堂

浙江武備學堂于一九〇〇年由巡撫聶緝榘創立，校址在杭州蒲場巷，即現在的大學路。第一任總辦聯豫，兩年后改任伍元芝，第五期以后又改任三多。聘用日本教習，有總教習斎藤實，炮科教習三宅逢造，工科教習松島良吉，步科教習高木朝雄和上月三郎等人。教學方式和課程略仿日本士官學校，附設武備小隊一隊，為學生练习實兵指揮之用。前后八年，辦了六期，畢業學

生共二百三十多余人。

第一期学生系从旧防营中挑选保送，学习期一年，毕业后充作武备练军干部。第二、三期分教将堂和储才堂两部分：教将堂大半由营伍选送，学习期一年；储才堂招考青年入学，学习期三年。第四期起由总办伍元芝改为正則、速成两科：正則科三年，速成科一年。这时入学考选較严格；因社会风气已有转变，优秀青年和成年的知識分子以及科举出身的士子应試入学的不在少数，故教学质量較优。从第四期起，正值新军混成协筹备时期，毕业学生多数派充混成协一、二两标的初級军官，一部分派充学校教职员。

总办伍元芝虽是文人出身，但办学甚认真，頗得学生信仰。凡是武备出来的同学，对于这位总办，总是津津乐道，推崇备至。據說：伍元芝的胞兄伍桂蓀是办洋务的，为戊戌政变案牵涉，冤被杀害，所以伍元芝有仇清隐衷，对学生讲话，时有启发革命的涵意。他在学校大厅礼堂上亲撰一联曰：“十年教訓，君子成军，溯数千載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大义，愿尔多士修鱗养爪，毋忘寇盜滿中原。”又在饭厅书一联道：“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学生受到他的革命教育，加之那时有徐錫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的革命行动，《民报》和《浙江潮》等新刊物的激蕩和同盟会、光复会的组织活动，在学生思想中有极大影响。那时杭州学堂有闡风潮的，武备高年级同学自动去支援被迫散学学生，宣传革命。辛亥之役，武备同学在上海、浙江的光复运动中，就起了骨干作用。

二 弊目学堂

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浙江巡撫张曾敘派李益滋筹

备新军第一标，蔣尊簋等备第二标。第一标以武备练军作基础。第二标还没有基础，于是在海潮寺开办弁目学堂，由蔣尊簋亲自主持，招考学生一百数十人，分两个中队，一年毕业，编成第二标一个营和一个学兵团。多余的毕业学生转送炮工学堂深造。弁目学堂办了一期即停止。

蔣尊簋号伯器，与蔣方震（号百里）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蔣方震长于理論，蔣尊簋长于教练，当时二人同負盛名，有浙江二蔣之称。蔣尊簋在弁目教学中，特別注重本科，他用学科理論結合本科应用施教，学生領会甚快，所以弁目出身的学生也有不少优秀人才。

蔣尊簋的父蔣智由，詩文清新負时誉，早期曾鼓吹革命。蔣尊簋是同盟会会员，亦是光复会会员，与徐錫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等交甚密。他在教学中，灌輸学生以革命思想，不少教职员和学生被吸引到光复会，所以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弁目同学，有不少是起推动作用的。

三 炮工学堂

为了筹編混成协特科乐队的需要，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冬开办炮工学堂，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金騏为总办，分設炮兵将校科、工兵将校科、炮兵弁目科、工兵弁目科。聘用日本人三宅逢造、松島良吉、永田貫一为教习。将校科学生以曾在武备、弁目学堂毕业和部队中現职军官为主，以培养特兵科军官为目的。弁目科学生由部队中挑选优秀士兵，并招收青年学生充之，以培养特兵科军士为目的。学习期一年，毕业学生一百二十人。毕业后又送往南京第九鎮見习半年，然后分配到混成协任用。混成协的特兵科部队，就由此成立。

四 陆军小学

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在武備、弁目、炮工等校結束之后，依照清政府陆军部統一規定，浙江應辦陆军小学一所，培养幼年陆军預備学生，校址即武備學堂旧址。第一任掌長金騏，后调張復泰，鬧風潮后，由王熒阳接充；監督是虞廷。炮工學堂的日本教習永田貫一留充本校教習。

第一期招考学生一百余人，編為一个中队、三个区队。队长教員大多以武備、弁目出身的优秀者充任。武備毕业的斯烈、葛敬恩、来伟良，弁目出身的周亚卫和辛亥年援宁陣亡的赵膺，都曾充任本校中队长和教員。学习期三年，毕业后升送清河及武昌陆军預備学校。本省共办了三期，至一九一四年停办。

陆军小学学生虽然年幼，而革命爱国的志趣却甚高。当辛亥年九月十四夜光复杭州的时候，本校全体学生在队长、教員率領下，出动到城站。他们接受的任务是：占領城站，維持秩序，为临时总司令部作警卫，并协同工兵营打开鐵路两端的城門和望江門，使海潮寺的騎兵队由此进城，布置騎哨，使临时总司令部得以指揮便利。一夜之間完成了光复杭州的大事，陆小同学们这一功績也是不可埋沒的。

五 講武堂

武備、弁目、炮工等校停办后，军官的養成教育統归陆军部統一辦理。但各省現職军官学术程度參差不齐，补习教育还是不可缺少。因此就开办講武堂，把行伍出身的現職军官调入补习，一年毕业，仍回原职。但后来这个补习制度又被打破，主其事者企图造成自己的系統，所以在补习教育之外，又掺进養成教育，把办学作为发展个人势力的基础，于是爭競以起，学风大变。

浙江讲武堂开办于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最早堂长不知是何人，有的說是混成协統領楊善德兼任，楊离职时又由何人接充，笔者都不清楚。但知在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时，該堂提调是武备出身的盛开第，队长是金国胜，队附是保定速成出身的解若瀾、王夢和武备出身的郭相时。教习中有南京陸师出身的文錫祉和南京将备出身的石国柱。堂址設在鼓樓南，即現在中山南路。在堂学员数十人，杭州光复后停办。至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朱瑞为都督时，又在上仓桥扩充复校。当时校长一职，逐鹿者有数人，先为虞廷所得，虞被刺后，由第六师旅长董保煊兼任，施承志为教务长。至一九一三年根据陆军部規定停办，改为军学补习所。

六 軍學補習所

一九一二年都督朱瑞把浙江两师（第六师和第二十五师）縮編为一师一旅（第六师和独立第四十九旅）。編余的军官一时无法安插，乃于次年春設立军学补习所以收容之。該所分甲乙两班。甲班为校官班，定額四十人，学习期六个月。乙班为尉官班，定額三百人，学习期一年。学员以本省現役军官为限，毕业后分配部队服务，再从部队调出一部分編余者入所，作为第二期学员。

該所設所長、監督各一人，中队长三人，中队附十二人，主任教官五人，兵学教官十六人，助教五人及其他必要人員。第一任所長为俞焯，其后改任周凤岐，監督为施承志。所址在上仓桥，至一九一五年停办。

七 測量學校

浙江军用测量事业着手較迟。清末江苏已有陆军測量局和測繪学堂，并已制出一部分军用地图，而浙江犹属缺如。早年所用

地图，只有官书局出版的《水陆道里图記》一部二十余大冊，比較詳實可靠，但不符合军用目的。蔣尊簋為都督時，委派留日測量學校出身的吳鍾鎔，等設測量局和測量學校于舊藩署。朱瑞任都督時，對測量事業亦甚重視，特向南京調用測繪學堂出身者數人來浙，擔任教課，並進行測量工作。第二年吳鍾鎔他調，以吳思豫繼任，其後連續調任者有董紹祺、章亮元、張國威、厉爾康、王雍醞等。

測量學校办至何时为止及毕业人数，已难稽考。測量局則在抗日戰爭之前还存在，二十餘年間已把浙江全省三角測量和地形測量初步完成，并已制成全省二万五千分之一軍用地图共百余幅，又縮制了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和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若干套。局內附設印圖工場，制版用石印，技术还是落后的。

八 士官研究所

清光緒末年，浙江曾有一个士官研究所。大約存在期間甚短，入学的人数亦甚少。听说只限于旧军督标撫标之类的人可以保送入学。笔者在清末的督练公所內仅遇到一个同事是該所出身的，新军中絕无仅有，所以其內容如何，已難查考。因既有此一个教育单位，故列其名于此，以待續考。

九 宪兵教練所

一九一三年起，孙中山先生号召反袁，酝酿第二次革命运动。而浙督朱瑞則反倒向袁氏，作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对革命加紧鎮压。为了想培养一批为他服务的宪兵军官，設置了宪兵教练所，准备为改组和扩大宪兵部队之用。朱瑞的陸師同學官起鵬曾充任該所長。此人后来在上海罢工运动中被群众誤会打死。

宪兵教练所的內容現在已不可考。一九一五年四月的《浙江

《兵事雜誌》內載有一則消息，說朱瑞拔发军馬三十四交宪兵教练所练习乘騎。据此則該所可能存在到一九一六年朱瑞被逐出走后結束。

十 軍医養成所

浙江軍医人員分兩派，一派是国外留学和國內医科学校与医院出身的，以督军署軍医課長蔣可宗为首。又一派是北洋軍医学校出身的，以第六師軍医處長俞樹芬为首。其实軍医学校出身的軍医在浙江人數极少，不能成派。因为俞樹芬仗了督署參謀長金華林支持，公开攻击其他出身的軍医不懂军事；蔣可宗为弥补这一缺点，請准督軍朱瑞，开办軍医養成所，将军隊中队附軍医輪流调來受訓，每期六个月，授以軍陣卫生勤務等課目。共办軍医班四期，看护、司药班二期，共毕业一百余人，两年后停办。

十一 兽医養成所

一九一二年第六師騎炮兵部队增編后，軍馬增多，感到兽医人員不敷任用。乃派方悌为所長，在螺絲山开办兽医養成所，招收旧制中学毕业及同等学历的青年三十名入所培养，为期二年。聘用日本人村谷幸雄為主任教員，教学科目有家畜生理学、家畜解剖学、兽医病理学、兽医細菌学、兽医药物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家畜传染病学，家畜卫生学等。至一九一四年毕业学生十七名，与本省甲种农校兽医科毕业学生同为浙江军队中的兽医骨干。該所只办了一期，于一九一五年改组为陆军兽医院，一方面收容治疗各部队的重症病馬，同时作为本省兽医学术研究机构，至一九二六年因政局变动而停办。所長方悌現年七十余岁，任浙江农业大学畜牧系主任甚久。

十二 無線電通訊訓練班

這個訓練班是一九二二年盧永祥在任時所辦，班址設在同袍社，以督署參謀吳克潤兼班主任，邱煥、華振麟為教員，招收中學程度的學生約三十名，課程有無線電學、電机构造、通信技術等，曾畢業一期。盧永祥原準備以訓練畢業的學生設置無線電通信組織，但器材沒有着落而戰事發生，以此沒有辦成。邱、華二人以後投到蔣介石那裡，邱做蔣介石的交通處長，華做通信兵团長。

十三 軍官教育團

浙江從新軍建立以後，就注重軍官教育。如蔣尊簋、蕭星垣、周承菼、張國威、李煥章等，或居團長以上職位，或任參謀長職務，他們都把日本軍隊中的軍官教育方式搬行於自己的軍隊中。初以團為教育單位，以本團的軍官組織軍官團，在團長領導下進行教育。結合部隊訓練和實兵指揮，使一般干部軍官在學術修養和業務技術方面都能有所提高。一九一四年起，督軍朱瑞規定軍官考試制度，每月終由部隊長自行考試，每半年由督軍派員監試，評定等第，作為人事進退標準。那時師部參謀處所負教育責任比較繁重，中、少校參謀中有一人是專職的教育行政干部，除了擬訂計劃、審查成績之外，還有編輯教材的任務。團隊中一個團附軍官亦負教育專職。這個制度後來隨着政局變亂而廢去。

呂公望、楊善德兩個督軍期間，因為上層機構對於教育事業不重視，部隊的軍官教育就松弛下來。童保暄雖曾主持過講武堂，但當了師長之後，在“援閩”一役中，紀律敗壞，更談不到教育。在盧永祥時期，先因鼓吹裁兵，部隊中一般領導長官就偏

重于生产教育如搞印刷及织布等，准备为实现裁兵后作转业出路，以第二师的七、八两团行之最为突出，因此正常的军官教育未能很好进行。后来齐卢备战，越来越紧张，也无暇于教育了。

孙传芳入浙后，他的统馭方法是无所不抓。他认为教育权是个重要关键，因此在蒲場巷办一个军官教育团，派楊建时为教育长，李宝章为总队长，金駢为主任教官，令浙江两师和他自己的部队保送军官入团，集中教育，共一百二十人，分三个区队，学习期定为六个月。但沒有到正式毕业期而驅奉战事兴。后来孙传芳到南京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又在南京扩大規模办了金陵军官学校。

同时第一师师长陈仪在駐防徐州的时候，亦办了本师的军官教育班，以參謀徐培根兼班主任。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办了军士教导队，为军官补充之用。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入浙，周凤岐的第三师扩充为第二十六军（两师），军官数量需要大增，于是在杭州大营盘开办二十六军军官团，周凤岐自兼团长，师长赵观涛、斯烈任付团长，方策任教育长，下設六队，每队一百人。第一队为学员队，由二十六军連排級干部保送入学，第二至第六队为学生队，由招考而来。原定学习期九个月，在杭州办了三个月后，随着二十六军的调防而迁至揚州。一九二八年三月在继任军长陈倬任內結束。毕业的学员除补充本军两师之外，所余尚多，送考南京军官学校第六期的炮工輜交等科。

与此同时，陈誠的二十一师也在西湖招賢寺办过军事教导队，招收学生一百余人。

十四 留学及保送省外入学

在清末光、宣年間，武备学堂每期毕业时，都有学生选送至

日本士官学校官費留学，亦有自費的。現可查考的武备毕业后保送留日的学生大略如下：一期有蕭星垣、徐方朝，三期有陳其蔚、張國威，四期有吳思豫、吳兆蓮、朱启舜、傅典范，五期有黃郛、凌霄、趙正平等，其中吳兆蓮、凌霄二人轉習海軍。

保送省外入学的學校，主要有保定速成、保定軍官、陸大和軍需學校等。清光緒末年，浙江就有第一期學生送入保定速成，呂公望、童保暄即是該期畢業的。蔣介石亦是該期學生，但沒有畢業，即退學往日本。保定軍官學校成立後，浙江按期考送學生甚多，陳誠就是浙江送去的第八期生。陸大從一九一四年第四期起，每期都有浙江學員考送入学，其名額常占多數，如第四期畢業學員八十余人中，浙江有十四人之多，五期以下亦如之。軍需學校是一九一二年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所辦，校址先在南京，後遷北京。浙江保送的學生前後約有二、三十人。俞飛鵬是該校第一期速成班畢業生。現在杭州的梅瑩、沈汝驥，亦畢業該校。以上各學校至國民黨政府成立後，改訂了招生辦法，不再由省保送。

乙、清末浙江新軍的建立

一 武備練軍

如前節所說，浙江創立新軍是從辦學開始，隨著畢業人數的增加而逐次擴充部隊建制。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武備學堂第一期學生畢業，巡撫譚緝渠先把舊巡防營改編一個營，以武備畢業的徐方朝為管帶，其他幹部皆用武備畢業生充任，名為武備練軍，駐在寬橋，採用新式教練。但其編制仍是防營舊制，即營以下分四哨，哨設哨官、哨長各一人。其後又陸續成立二個營，武備畢業的蕭星垣亦當了管帶，還有一個管帶不知是何人。

这时既有三营，就以李益滋为統帶。这是从旧防营改变到新式陆军的过渡阶段。

二 陆军混成协

混成协亦是逐步成立的。約在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巡撫張曾敘命李益滋把武備練軍改換北洋營制餉章的編制，成为新至一标，李益滋仍充任統帶，是为第一标。李调走后，蕭星垣接任統帶。

一九〇七年蔣尊簋所办的弁目学堂学生毕业，同时武备学堂亦已毕业至第五期。乃以武备、弁目毕业学生为征兵官，至金、衢、严三府所属各县征募新兵，先成立一个營和一个学兵团。第二期征兵后，又成立二个營，合为第二标，蔣尊簋为統帶，駐南星橋。蔣走后，以劉詢為統帶。这是浙江第一次实行“征兵制度”。

步隊一、二两标既成立，乃由北京政府簡派小站出身的楊善德来浙，为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統領。設协司令部于梅东高桥的大營盤，并以炮工学堂等毕业的学生为干部，成立炮队一營，駐寬橋，工程一營，駐梅东高桥，輜重一營，駐大螺絲山，馬队一隊，駐寬橋。炮工營管帶以楊带来的王銳、田繼成充任，輜重營管帶以武备毕业的韓紹基充任。

楊善德在当时被称为知兵能員，法度严而待人寬厚，所以军中感情尚称融洽。第二标統帶蔣尊簋是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长于教练。新毕业的武备、弁目、炮工等学生又年富力壮，朝气方盛。所以那时混成协在訓練、內務、军风紀等方面成績頗为人称道。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陆军部派張懷芝来检閱，并在海寧一带举行大演习一次，由此奏准把混成协扩充成鎮。